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六

記

思善堂記

勾吳張熙載氏力田事親于松陵同里有鄉黨薦紳之
譽嘗讀書至公父文伯之母所謂民勞則思之則善心
生而嘆曰美哉乎其言之也孔子之使弟子志之其有
以夫乃即所居之堂扁曰思善堂且謂余曰願為之記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夫人位乎兩間所謂善者與生俱生也然中人以下或不能不淪胥委靡而為其土所遷故心之善惡生于民之勞逸民之勞逸原于土之沃瘠是以楚有桂林之饒江湖之利其民侈靡而不務本趙有邯鄲之富四通之衢其民矜飾而喜逐末唐獨以土瘠民貧其人皆勤儉而質朴夏深而思遠故聖王之用民也有貴乎瘠土焉有吳今之楚趙也陸海之產夥于桂林貿遷之貨盛于邯鄲其土蓋可知矣而褐衣皮冠啜菽飲水之民若熙

載者頌認之焉日以孝弟力田為務若將自食其力如蟋蟀詩人之所賦者噫豈聞陶唐氏之遺風而興起乎蓋不淪胥于其土而能早夜乎其思此中人之所難而君子之所與也使勉焉勿畫循之有序則近之事親遠之事君無適而不與善者周旋于洞之屬之間而薦紳之譽將不止于鄉黨矣易曰素履往無咎熙載于是尚念之哉至正十二年冬十月甲子記

夫待五穀以生而世之嗜茶如五穀者豈以其能蠲昏
滅穢煩壅亦養生者之助手昔陸羽既著茶經張又新
之徒復祖述羽論水之品第有二十而雪水則其殿也
吳郡因了堂上人少游四方學出世間法而嗜茶則不
啻如雨焉既歸老其鄉而其鄉之水宜茶且麗又新所
記有若扁丘松江者殆與南泠惠山相伯仲上人願舍
不取而獨竊之焉有事于品第之殿者以自名其軒曰
鍊雪且上人嗜茶如五穀蓋不可一日廢者也然猶必

待有雪而后鍊之豈命軒之意乎蓋嘗從上人而論茶
矣井焉而水新薪焉而火活始也爽朗乎若晴空之行
浮雲終也輕盈乎如白花之曜陽春或薄者為沫厚者
為餽紛綸洶欬與雪同物故茶之蠲煩滌滯猶雪之凌
弭毒害也煩滯消而後五穀之功收猶毒害弭而後萬
物之天遂也故不必扁丘松江而水之品存斯善乎水
者也不待涸陰返寒而雪之用足斯善乎雪者也而其
所以疏靈源溉舌本浸滌乎禪悅之味策勳乎養生之

外斯善助五穀者也正始使世復有羽將者焉而心味
之工不暇尚矣品第之殿云乎哉然此亦自有色香味
者而言之尔當其未始有色香味也直妄冥合名實交
喪孰為雪孰為非雪乎故即是軒而觀謂上人所鍊為
雪不可謂之非雪亦不可噫願安得六根互用舌頭俱
眼者與上人言之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記

本源禪院記

距黃巖州治之南五里有山曰龜山延祐間大比丘無

住禪師定公居之州人李竹心氏黃克仁氏許野夫氏
孟寂庵氏皆慕師之風往來精舍為方外游至順二年
辛未桑門契山如知師雅有延待十方雲水之意爰即
舊園新得地南隴之半而遷焉州之信女金周徐黃四
氏施錢刻木肖普門大士像莊嚴崇奉蔚為寶坊今所
謂本源禪院世以甲乙守之者也師慮眾集而食不繼
則事隨群居而傳不嚴則業墮于是買田如千畝擇其
徒廉敏通練者主其出入又歲推一人為眾所服者居

首座凡禪誦動作威儀之規則一遵百丈貽法而九旬
之夏修持惟謹蓋師俗隸州之西橋高曾祖皆以貴曹
從學者其未子且姻也而師生真靈淑幼焉慈忍少長
事祖及父兄孝且恭既終養輒蟬蛻萬緣謁方山宝公
于杭之南屏願以初服而師事焉山器而度之時年二
十有八具戒首謁無涯際公于藝之智者一言懸解頓
造玄關繼見鉄山瑠公而歸老是山足不越閩者垂三
十載以至正元年辛巳八月二十四日委化闍維之日

珠圓玉潤名曰舍利者無筭遂建塔山之西麓春秋七
十有三僧臘四十五後八年己丑師之上首弟子一恒
不遠千里介其徒文煥以院之始末師之出處大概徵
文為記勒之貞石以昭示方來按龜山即委羽山俗所
謂俱依山也道家者流號為天下第一洞天云有真人
嘗輕舉于此今師以世家舊俗即有入空懷宝厥躬退
藏于密始也將以滅跡躋光終也遂以順緣闡化于是
崇基易構宅勝面陽慧燈照大有之天梵宇廓空明之

境凡挈瓶錫背笈筐由天台雁宕而來至是如歸人謂
俱依之兆職此可徵吁夫豈偶然而已哉為其後者服
師之服居師之居尚知培本濬源蹈規迪矩使無上福
田利益群品則甲乙之傳其未艾乎庸因恒之請而為
之記若夫工之巨細費之多寡抑末也茲可以畧云是
歲七月既望書

省委官河南杜君政績記

至正十二年壬辰春海寇襲漕運汝寇陷湖襄蔓延江

東西江浙行中書省出師捕禦選簡材畧素著者備瀕
海要害地嘉興為郡負海控江左拱錢塘右連吳會而
其地若海鹽舊邑澈浦黃灣境接島夷商通舟服大艘
巨舶與醜類鯨鯢相出沒有司防禦雖不敢懈尚慮勢
庫事緩思得勇果有器局者提之而行省難其人河南
杜君由吉安路提管府知事寓杭慵慨論海事其言剴
切行省聞之大悅遂命君乘傳蒞澈浦往來黃灣等地
以警非常凡以海為事者皆隸焉君入郡擇能吏自隨

甫至首誅兇殘無賴素為民患者海昌群盜怙強稔惡
已久至是亦殄滅之遠近聞風莫不懼伏平章定公
多其功勞貽以名酒錫以束帛金帶君念沿海之民貧
不安業則易變今欲弭盜而不知恤民知恤民而不知
減益筭之征薄商旅之稅猶治疾而不察其端雖有善
藥無如之何也乃條其事以聞行省聞之未幾寇入杭
湖當三路相繼失守浙右騷動寇退生民塗炭者十有
八九君所治之地綿亘三百里獨晏然無恐民父兄相

語曰生我者父母衛我者杜君也君曾大夫元帥公策
勲先朝開府河南大父嘉議公湖南宣慰使司同知
元帥府事父儒林公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剖
符授鉞奕世誦德君伯仲鳴玉曳紱後先輝映今君子
此以行省之命折衝一時保厘一境而能恪恭給事興
利除害使民不忘若是有如執干戈以衛社稷俾克配
其前人則其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豈不卓然偉丈
夫哉故既述民父兄之意又推本君先世大畧并勒之

石庶後之人欲知君者于此有徵焉君名某字某十三
年癸巳 月 日記

天惠賢首教寺記

吳門天惠賢首教寺郡沙門如山安公之所建也公世
居松陵家本土族父吳伯熙甫隱居奉佛王氏母崇信
惟薦及公之生母感異夢爰在穉年性稟殊倫稍長出
則服膺世典入則留意真乘父母察其不群聽其出家
叅訪名師不憚寒暑徧探秘奧尤嗜華嚴理暢心融殆

若天授間讀大報恩寺篇而嘆曰吾佛所說廣大悉備
究竟其端實在孝敬于是食粗衣菲而心專于色養錙
積寸累而志隆于報本既由勤儉得致饒益則以其贏
購地于郡城之東廣袤若干步度材庀工作菴以居日
益月增廓而為寺經始于 年 月 日門闔闕麗殿
宇邃深講堂高敞東西有序以至藏經之閣蓮佛之場
方丈之室與凡齋庖庫庾于法所宜有者靡不完備公
于此身精嚴戒律率衆簡藏經梵並宣雜華芬郁莊嚴

殊勝士民瞻仰前僉行省宣政院事

張公嘉乃休

績為請于 上罷錫今名俾為十方禮聘清涼疏主之
嫡傳開山演說既竣事尋以寺之期未徵文以為記世
言浮固氏善以小致難大以難致易蓋用力勤者其功
博刻意專者其效速矧其心懷碩復普已厚親肇開圓
頓之門永表追遠之地迓續華嚴之奧典紹隆賢首之
正宗且從未持簿冊走民間資銖黍之助于人若安公
者非用力勤而刻意專者乎為其徒而居其室者皆知

以弘道報本為務因其堂構而繕葺之培植福田仰以
祝無疆之丕祚俯以答罔極之深恩而吳門之有天惠
天惠之宗賢首將與東南列刹並傳不朽所謂功之博
者日以綿放之速者日以固此寔公之志而余之所樂
道也故為之書使勒貞石云至正十二年 月 日記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七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七

記

書紳齋記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中吳衣冠之族曰海虞徐氏其入仕 中朝出任牧伯
者曰故孟陽知州子孫多好學從余游者曰緬之之父
曰孟達甫居松陵笠澤間蓄書數千卷教其子緬恪承
父志砥礪激昂稱佳子弟請余扁其讀書之舍且求文

以記之。余既扁之曰書紳齋，又從而為之記曰：昔者七十子之徒學于孔子，孔子教之古藝而古藝之文見于經傳者無慮千萬數，然究其歸卒不過于謹言行而已矣。黷孫氏居七十子之中，蓋已身通古藝而孔子荅其問行也。始之以言忠信，申之以行篤敬，終之以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噫！此數言者，豈真黷孫氏所宜書諸紳哉！凡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兄弟朋友者，舉宜書之。蓋仰之如日星，循之如規，獲銘之如几杖，戒

之如盤盂，勤之為勉，之為不可以斯須離者也。聖人之既沒，忠信之路塞于楊墨，焉敬之門蔽于佛老，百家之說參前倚衡之照然者，隱于詞章訓詁之習，蓋千有餘年矣。濂洛考亭，群夫子作室，始紹隆鄒孟氏一髮千鈞之緒，使塞者闢，蔽者顯，隱者著，而荀卿氏、楊雄氏、韓愈氏之屬，扶持排斥而功未集者，至是而後集。蓋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吾與緬朝而學，夕而思，仰照于日星，審度于矩矱

擇路于忠信問塗于萬敬入求以事親出求以事君內
求以仁兄弟外求以交朋友近求以行州里遠求以行
蠻貊者皆書諸紳君子參于前倚于衡者也緬尚念之
讀笠澤所蓄之書昌海虞所居之族嗣益陽所遺之業
亦在于言行之間而已矣乃誦所聞以告之因書以為
記亦將以自勗云緬字公遠余則韋羌山人陳基也至
正十五年十一月甲子記

水雲亭記

都水庸田使西夏楊公雙泉涖官吳門寓第有池焉池
上為亭雕甍画栱締構偉麗中設匡床左右圖書筆硯
簞置佳卉美竹香艸之屬冬則啟南戶斲木為疏承以
素楮水光雲影掩映几席頽而樂之因名其亭曰水雲
今江浙行中書平章康里德公手題其扁公既刻置亭
中復俾其客臨海陳基為文以記之夫水光徘徊雲影
下上君子觀乎朱子方塘之詩有以見夫心之體焉是
心也人皆有之朱子獨先得其所同然者尔故昔之觀

于川上者曰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今公退于休沐逍遙斯亭讀古人之書求古人之心廓
乎有容湛然不昧萬物交乎吾前吾不隨以遷衆欲誘
乎外吾不從以化舉天下之物孰足以喻之其惟水與
雲乎蓋水以清為體雲以潔為質清者不濁潔者不污
君子思所以神明其德而與昔之賦方塘觀川上者夷
猶容與同游于顛氣之始必于此焉觀之可也公名亭
之義亦遠矣哉雖然水不徒清所貴乎利世也雲不徒

潔所貴乎澤物也公今以耳目近臣權衡水政裁成地
利輔相歲功始于江河達乎四海譬猶泰山之雲起于
觸石合于膚寸及其從龍鼓風雷周八極為沛以雨潤
澤天下則其為利也溥矣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遂
書以為記至正十四年夏四月戊戌

光福觀音題應記

吳郡城西六十里光福寺銅像觀音以宋康定元年六
月廿三日示現故吳人因以是日為觀音初度焉故事

于兩賜祈祀必迎入郡城去年秋苦雨都水庸田使西
為文書訥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提管大名高履
迎寓卧佛寺設齋藏事灵貺昭灼是歲稱大有年既繪
像刻諸石又蠲寺之雜役且勒文以記之今年春雨滋
甚迎禱輒應夏淫雨繼至農人告病復以六月戊戌迎
銅像百官有司出郡西門稽首賓迓冒暑徒行即承天
寺止焉越十三日癸丑適為示現之辰江浙行中書右
丞西域買木丁都水庸田使文書訥海道都漕運萬戶

燕山脫因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六十提管高履出俸金
大集緇侶作諸佛事文書訥適拜淮南行省叅知政事
將行尋製法衣傳之玉環以衣之監修 國史掾淮南
施允恭時以使事在吳睹茲殊勝謹奉母命捐捧鳩工
以黃金飾慈容金相端嚴宝冠有焯行殿內外備極瑰
麗四衆圍繞天人具瞻香花紛郁幢幡飄颺鈸螺鼓鐘
鑑鈞震鳴如是三旬有二日而放大光明者二六月庚
子七月戊申也陰霾屏除陽德焜耀全吳之壤歡聲並

作有年之慶復兆于茲七月辛亥自城還光福百官有
司寅餞如初禮道路之人瞻仰儀容莫不改觀易視蒲
伏讚嘆以為希有允恭復俾善西者寫斯像勒之美石
以彰顯應之實嘗考古者水旱之祭曰雩崇或城門或
山川或岳鎮或海瀆或社稷郡縣則祭其界內得所祭
者焉及佛氏以圓通威力方便慈悲利益群品在吳之
銅像蓋自前代以來碑刻所載在在可考以今觀之其
跡尤著宜吳人事銅像如事山川岳鎮海瀆社稷而禮

有加焉為民上者從其俗而嚴其事蓋無非祈穀實弭
痲癘祈豐穰以為 聖天子養育元元無疆惟休之計
也是不可以無記銅像示現之顛末見于舊刻者茲不
復贅云至正十四年甲午秋七月下澣書

白雲憲記

鄱陽章君彥復以漕府史就養吳中即所居壽慶堂西
偏之室揭故吳興趙魏公所書白雲二字于憲間因名
其室曰白雲憲彥復博雅好修每讀書至堯舜之孝弟

孔子之忠恕與夫趙少司馬公之格言未嘗不反復致
思至大書于壁以備瞻省平居無所嗜獨喜西草木花
實蔬茹之屬每西皆自賦詩信筆輒有趣好事者多傳
以為玩性靡落喜與友生討論前言往行意氣春容與
物無逆用是搢紳大夫樂與之游其能言者皆為之賦
白雲窻詩而未有為之記者間謂余曰吾先大夫由曹
之楚丘避河決從鄱陽因家焉先府君青陽縣尹既捐
館舍踐霜濡露銜恤罔極獨賴母夫人康強碩祿薄未

足以備甘旨然飲水啜菽粗盡其歡猶愈于先府之不
待于今者此名窻之義子幸為我記之昔者狄公登太
行而望河陽也蓋猶有詩人陟陟之思焉然後世之凡
思其親者必托雲以為喻雖以余之不敏亦以白雲名
其山房雲何與于人之親哉使吾與親朝而出暮而歸
口焉而滋味適體焉而輕暖裕起居焉而溫靖色焉而
愉容焉而婉然焉無或違于志則雲也果何與于親
及一旦南走越西適楚北首燕趙舉目千里孰為親舍

于斯時也顧瞻山河徘徊而不忍去者獨見夫雲而已
彥復嘗以公事馳驅于楚越燕趙之郊乎自其大父南
遷而先人之廬不在楚丘先府君捐館而慈親之舍不
在鄴陽當其匹馬之踟躕山川之蕭條仰瞻飛雲反顧
左右吾知其望吳門猶狄公之望河陽也雲乎果無與
于親乎且狄公之忠義昭乎日月功烈著乎社稷德澤
周乎四海百世之下有志之士聞其風而興起者蓋將
勉焉以希其萬一今彥復服膺前言而知本乎孝弟篤

躬往行而知由乎忠恕其于狄公蓋所謂聞其風而興
起者也然余未足以言之姑即其名寔余所以名山房
者申其意以為之記云

虞雍精舍記

常熟宣孔門高第弟子言偃氏子游之鄉而海虞則吳
之名山仲雍之墓與世傳太公望之石室在焉州人徐
君公懋世居山之麓其先大父益陽府君起家儒林歷
官中外而虞山之族日繁以昌公懋嘗介其從弟公遠

以虞獲精舍圖示余且曰願有以記也余辱交府君父子最密雅知公懋之賢其讀書精舍工文詞以舉進士為業者日矣余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昔者七十子事孔子于洙泗其擇鄰且就士亦至矣然夫子沒弟子各以所學為諸侯師而西河之民至有疑子夏于夫子者而其學遂流而為莊周氏之徒子游特起吳中北學于中國卒以文學得聖人之一體百世之下觀其服膺夫子之言則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其取人則澹臺氏也其為邑雖以武城之小必教以禮樂也攷其言簡易者宏以遠疏通者高以暢究其為人則所謂敏于聞道而學之得其精華者豈欺我哉今公懋生于文學之里則鄉不待擇也尚志澹臺氏之流則士不待就也入乎耳武城之聲洋洋也著乎心洙泗之言鑿々也布乎四體西河之人弗疑也形乎動靜莊周氏之徒不能蠱而惑之也夫為名族之人居名山之麓飲名山之水而能使國人稱而誦之曰子游之鄉

有文學府君之後有人嗚呼豈不賢哉彼文詞之工否
進士之利不利抑末也不足為公懋道之其擇鄉就士
之說因公遠以復之余不敏他日問津川上命駕虞麓
覽仲雍之流風效太公之遺跡徘徊言氏之鄉以訪其
故宅因假宿精舍尚能為公懋更僕論之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七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八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記

聽雪齋記

西夏鄔密公寓第在吳門天宮里其東偏有屋六楹樸
而不陋公即南榮為小齋西為壁北為戶疏其東南以
楮承之中無長物左右棊書宴如也歲方隆冬公端居
肅容虛心無為與造物者游俄聞中庭桂樹間索之然

有聲起而視之則積雪在地鶴然矣公因援琴鼓之客
有侯公子門者公揖使坐且謂之曰客亦知好此乎客
曰僕東海之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公所鼓白雪之
曲也僕不敏請為公和之乃逡巡就席因歌曰白雪兮
交下美人兮獨處歲晏兮何所娛撫陽春兮容與陽春
兮遲兮白雪兮飛兮彼美人兮勞我思巾余車兮往從
之端余居兮正余襟若有聞兮青桂林桂樹兮後凋咏
白雪兮逍遙歌已畢于壁以記之時至正甲午蜡月客

則韋美山人也

風林亭記

延陵徐君元度起家儒林為時名卿擢司農為都事身
顯而家益貧其嗣子仲剛勉焉能以幹蠱克家自奮田
疇之荒者治之室廬之敝者葺之間又屬予為文以記
其無錫里第之風林亭余不獲辭也無錫為州在東南
山水間物產之夥取于他壤百里之內第宅園池甲乙
相望譬諸木焉斧斤弗侵而牛羊之牧罕至深仁厚澤

休養生息于承平之日久矣及會冒之蝨萌于中搢剋
之孽攻于外加以戕斲之斤斧躡以推剽之牛羊而百
年之植本深而未茂者殆將剪而棄之卒未知所以扶
持之者斯亭也都事君之所釣游而其風林之蒼蔚水
木之清華則所謂異時承平之植也都事君以官為家
出入中外垂二十年其間田園第宅百里相望庶幾萬
一不鞠為牛羊斧斤之墟者幾何人哉都事君以此計
彼孰得孰失固以較然不置毫髮芥蒂于胸臆間矣庸

詎知貴介子弟有能卓然自振不與流俗淪胥于委靡
之中治田葺屋式克負荷而其餘力又足以洒掃園亭
以待都事君之老如仲剛者乎昔唐韋應物百世之士
也入則應制參扈從出則揚節為刺史秩比漢二千石
亦可謂顯榮矣然每休沐或不知所於歸退與諸生假
寓僧舍簞食陶器悠然自適而所謂共愛風滿林云者
乃其居善福精舍時詩句也今都事君為 朝廷職文
書養太農等而上之則于韋侯也何有異日倦游請老

解車綬還 朝廷角巾南邁日暮從賓客子弟攬清風
于家林觀生意之流動而承平百年休養生息之僅存
于牛羊斧斤之餘者其丘其水尚幸無恙此則君之所
有而羣僕之所無也余雖未獲登斯亭然嘗辱與都事
君游既喜君之有子又慶其將有以歸老也故為之記
使刻之亭中以俟焉

皞之齋記

余友陳季周氏嘗謂余曰吾生于秦伯仲雍之鄉而讀

周公孔子鄒孟氏之書蓋士之為學在貴王賤霸而已
因自題其所居之齋曰皞之旌吾志也子幸為吾記之
昔者秦伯仲雍適吳之民義而從之斯民也蓋殺之而
不怨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為之之民也及文武
成康之德洽乎四海周公孔子之教後先繼作而吳之
君子至有北學于中國而得聖人之一體者余嘗浮三
江道五湖登扶椒望洞庭訪三讓之祠弔虞山之墓意
畊田鑿井擊壤而歌帝力者蓋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嘗

試問之而未之見也今篳門圭竇合菽縕絮之民乃有
絃歌周公咏嘆孔子充然若有所得而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如季周者斯非遺民之俊秀者乎余乃今失之于
彼而得之于此矣蓋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
天地同流故舜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
窳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
莫知可以為之者也吳為泰伯端委治禮之國則其所
過而化所存而神者宜何如哉噫孔子既沒百有餘歲

而邠孟氏作貴王賤霸之學幸而復明不幸而不得致
齊梁之君為湯武變驩虞之民為皞皞然百世之下有
志之士讀其書而論其世者尚知舍驩虞而趨皞皞則
其過化存神之見于詞氣間者不徒為空言而已也方
今 聖仁在上堯父舜子而周孔其臣舉一世而甄
陶之而詩書六藝之化彬彬也季周以泰伯仲雍遺民
之秀讀周公之書誦孔子之論而學邠孟氏之學豈直
以其皞皞者自得而已亦將裒然舉首思以貴王賤霸

之說獻之 天子而與斯世同歸之也此邠孟氏夏世
之心而有志之士所宜勉焉者故為之記使書于齋之
壁以為季周告云至正庚子季月朔

種德堂記

君子之種德猶農夫之種穀視地肥磽而耨之時其蚤
晚而藝耨之凡豐州稂莠螟蟻賊蟻之為苗害者必謹
耨耨錢鏹祈禳而務去之人徒見其秋而穫冬而藏養
老而長幼飢渴而飲食生之而不匱而不知其終歲之

勤功動曾不以水旱凶蓄而輟其耒耜也故曰居一歲
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蓋人非穀無
以為食非木無以備器用非德無以貽子孫故種德非
君子不能而君子有貴有賤有顯有隱其跡雖不同而
其所以貽子孫則一而已初 世祖皇帝以好生之德
涵煦六合時則用帷幄儒臣而參以黃帝雷公之術施
鏡石鍼刺以濟人之疾開天下號為神人者故內翰廣
平竇文正公其人也游其門者曰金華王鏡潭氏中心

謹畏十有六年而始得傳其術及其倦游歸江南鏡意以活人為事由即蘭泉舊隱扁其堂曰種德雖浮湛里閉不事造請然人以疾求之者日衆間近之旁郡或遠則過浙水西江右戶外之履所至輒無所容竇氏之學遂大行東南無論貴賤皆曰王鏡潭今之竇公也蓋鏡潭之業既精而處心尤不苟惟精也故能活人惟不苟也故以德自許余雖不及識鏡潭幸嘗辱與其子珮國瑞游見其按榮膺辨脉絡引針熇艾以療人之疾往々

萎者起倭者伸嗔呻呻吟者更擇焉以奉猶農之芟豐
艸薙稂莠祛蠱賊除騰蠹而嘉穀之穎者實堅而實好
者碩焉然後知鏡潭之後有人而竇氏之傳未艾也且
竇公以術而顯鏡潭以術而隱其活人雖已衆然身不
都好爵口不享厚祿出不乘高車居不御華屋其所以
遺子孫者安在君子曰厚施而不食其報後必有興者
嗚呼王氏其可量哉國瑞俾予為之記乃推本其先世
之所以貽子孫者復之詩云子之孫之勿替引之敢申

以為國瑞告云

同樂堂記

吳陵謝侯從義由樵宇移守錢塘假老氏開元宮東偏之廬以寓焉且顏其額曰同樂堂徵余文以記之昔者孟子因齊宣王之好樂謂樂無古今之殊而民則有欣戚之異者由與民同樂不同樂故也余則以為孟子之言不獨謂樂也謂凡踵行喙息之民莫不皆有飲食男女声色之欲使為之上者皆能與之同焉則民亦將因

其所同欲于上矣苟顛一己之奉而視民之休戚不啻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則亦將以秦越人視其上此三代之民所以至戰國時不以三代之君親其上者由其不三代之民蓄其下也三代而降南面之君慨然知誦孟子之遺書務懲戰國之覆轍而欲以三代之民畜其民者漢宣帝其君也其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嗚呼民無嘆息愁恨之心則樂矣然亦非必寒而

衣之飢而食之勞而佚之也亦平其政使遂其性理其
訟勿戾其生而止尔苟政之不平訟之不理則民不堪
命雖日奏韶濩而舞千羽適足以滋其疾首而感頻尔
尚何同樂之有哉漢宣承武帝之後海內虛耗獨能先
民之憂後己之奉謂守令為吏民之本因久任而責成
之卒用是以致中興之盛焉然當是時號稱良吏如朱
邑龔遂之流所謂與帝共此者也亦不過躬行儉約使
民安土樂業而已今天下兵興生民疲敝其閔之為望

治之心猶農夫之望歲也塘錢為東南一都會由吳越錢
氏及宋三百年以至 國家混一以來休養生息非伊
朝夕其屋邑市井之蓄珠玉綺繡之富侯固不待而見
之矣而資梁扉屨兵械什器百物則之需則未有甚于
斯時者也侯賈而出酉而歸食不暇甘于其口寢不遑
安于其席亦可謂勤且瘁矣然上也日以漢宣之業望
其 君下也不敢以秦越之人視其民而中也則認之
焉以昔之良吏責其身使左而右之張而翕勿替而引

之則政平訟理其效可變嘆息為謳歌易愁恨為鼓舞亦在于上之人責成何如耳夫使中興之業不專于漢良吏之盛無愧于朱邑龔遂之輩未必不由生民樂業致也侯尚勉乎哉因為記其名堂之義使凡游于斯譙于斯者知侯之志蓋有在云侯刻躬儉約忠厚信讓蓋詩之所謂豈弟君子也至正二十年夏五月戊子書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八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九

記

三笑軒記

夷白子寓杭觀橋之觀巷屋敞瓦腐夜雨或暴至張蓋就寢亦不顧嘗自扁其東偏之室曰三笑軒左右或怪之夷白子曰余娶婦二十載未有亂嗣今年四十有七老已至矣方始得女此一可笑也承平盛年余嘗三至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京師覲得微祿以為親養間用薦者入朝同進見忌
尋引避還江南今親沒已久齒髮衰落自以為無復有
用于世矣屬南北用兵乃又叨塵仕版此二可咲也平
居讀書至申韓衛鞅之用法輒嘻然曰是何不如周公
之平易也見人攘臂譁孫吳辨論鋒出甚可喜而自揣
其不能今忝備員使辱游樞幙朝夕從事乃不離二者
之間此三可咲也左右曰夫憂莫憂于無子喜莫喜于
得祿榮莫榮于處机要此人之情也今子中年得祿雖

不逮養然幸居机要固可以懽然自笑矣若夫久娶無
子老更得女親戚故舊無不為子喜者今也顧亦自喜
而咲母乃與人異情乎執夷白子曰汝以為喜者吾以
為懼汝以為榮者吾以為恐汝以為憂者吾則以為不
必憂吾自謂同于人者莫已若而汝獨以為異此其所
以為可咲也汝亦嘗聞東門吳之喪子乎東門吳有子
而喪與無子同今吾得女孰與喪子故不必憂夫爵以
待賢祿以勸功机要所以處文武非常之士今不賢而

都好爵俸而貴者也無功而享厚祿苟而富者也無文
武非常之材而處机要不知恥者也况非素習而任其
事為濫官非所能而居其職為竊位不逮親而養妻孥
為蠹 國今吾一舉而犯不韙者六牖之焉若緣巖崖
墜深谷石欲墮而壓之者汝以為榮且喜焉此尤可咲
之甚者也左右曰無子不憂亦有師乎曰有吾師東門
吳也得祿而反懼處机要而加恐亦有師乎曰有昔向
子平讀易損卦而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吾師也吾

將從若人者朝游名山暮棲丘壑榮辱不足以累其身
喜懼不足以撓其念汝以為何如左右曰善夷白子曰
若是則可以索我于三笑之外矣因錄其言書于壁伺
大方之家決焉時至正二十年夏五月也

憶親堂記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淮南夏君仲信扁其所寓
之室曰憶親堂間謂余曰吾少也孤母夫人不以為不
肖俾奉先君子遺體夙夜不敢違寧用克底于成人及

備官外朝仕有祿秩而先君子不逮矣頃歲辱以樞屬
斷事官分治吳中用是由秦郵里第不遠千里迎母夫
人來江南竊自念言祿既不逮先君子矣而朝夕之養
幸母夫人壽康又既得就官下敢不竭力以庶幾無忝
于君之賜乎未幾行省命下又自以為由蕪至杭僅
三百里因扶持而行其時秦郵宜益無難者及致請而
母夫人乃不欲去吳吾既莫之敢強而官守有責又不
獲以時歸覲于是定省之禮瀟瀟之奉乃反不及吳下

時此堂之所以命名也夫秦郵吾母夫人之邦也吳與
杭吾官所也由秦郵至吳千里而遠由吳至杭三百里
而近吾母寧樂去秦郵而不樂去吳而吳又不敢強為
吾豈固以吳為吾土哉亦恐重違母意尔子幸為我記
之古之君子善養親者莫如曾子而其憶親也莫如狄
公然曾子嘗南游而仕于楚矣而其親固未嘗去魯也
狄公嘗因使而登太行矣而其親固未嘗去河陽也然
後世言養志者必曰曾子而狄公之於曾子蓋異世而

同心者也方白雲孤飛眷戀不已此其心碩安忍一日
去其親乎及公勛業冠唐室中興有識之士固已于其
登太行之時見之矣仲信做儻瓌琦臨義有勇其宦游
蘓杭馭歷樞省殆曾子之仕楚狄公之仕唐也嗟乎事
親得如二子亦可矣然曾子不强其親以去魯狄公不
强其親以去河陽今仲信之親不欲去吳門碩安得而
强之乎惟其不敢强于其親故移以事君也順移以
事君也順故資以養親也安苟安矣則今日之吳門

即異時之河陽也尚奚以吾土非吾土為哉然則親之
逮不逮天也居之近不近時也不可得而强者安時以
適志也曾子我師也狄公豈欺哉庸以是復仲信因書
以為記至正二十年夏五月戊申

清嘯軒記

河東唐君伯剛少從鄉先生今內翰張公受業博雅好
古論議恢達有魏晉間人風氣嘗至京師以能詩知名
性樂易不喜事邊幅或勸之仕不應遂長嘯賦歸與時

借時人畊田讀書從鄉子弟射獵逐麋鹿以卒歲意有
所感觸輒嘯然以嘯自適屬南北用兵將相承制以人
材為己任伯剛以遂不得以不仕自高既已進位機近
猶復不廢清嘯故所至率以命軒間謂余曰願有記也
夫嘯非君子之所得已昔阮籍終身嘯而不厭蓋籍負
曠世不羈之材懷偉傑宏放之器當其慟哭于窮途長
嘆于廣武作詩八十餘篇以咏所懷籍之嘯初未嘗忘
乎世也及至蘓門與隱者孫登長嘯相和遂歸而著大

人先生論然後藉之嘯始與世遠非藉之志也嘯豈藉
之所得已哉或曰藉好老莊者也故以嘯自得豈信然
歟初伯剛由京師賦歸耕讀射獵亦將以清嘯終矣庸
詐知以人材為任者乃不容其自附于阮籍之流乎及
當路掌事得君子之時亦可以不必嘯矣然每休沐輒
與向之畸人輩或投壺或撫琴或玩弄商彝周鼎古法
書名西嘯咏終日人謂伯剛退不滿意于丘壑進不櫻
情于軒冕其嘯也非得已亦非不得已伯剛以嘯自得

非附藉而後嘯也苟得嘯之道矣雖不附藉可也亦嘯
之乎嘯乎伯剛所自處其殆不夷不惠之間乎古今人
雖不同又庸知畸人達士無大人先生如蘓門隱者乎
顧余何足以知之姑為記其不夷不惠之說書之軒中
與世之知嘯者商略云至正二十年閏月甲子書

蠢庵記

客有問蠢庵主者曰子之名庵亦有本乎曰無有吾
之生也與物之蠢動者同其天耳方其孩提也雷霆震

而弗恐席兜駭而弗懼鐘鼓管籥聲之和也聽之如弗
聞膏粱膾炙食之珍也享之如無味黼黻元黃色之麗
且文也視之如弗見斯蠢耶非耶而吾不自知也及其
長也教之以六藝習之以詩書陶之以禮樂威之以刑
辟于是存與亡相仍得與失相尋是與非相形情與欲
相生行必擇利害動必慮吉凶言必徵善惡事必遠嫌
疑然後聞雷而知恐見席而知懼耳非五音不聽舌非
五味不甘目非五色不視而蠢之天擊矣昔老子之徒

黜聰明去健羨非禮樂薄仁義鴻飛于青冥蟬蛻于穢
濁以富貴為机穿爵祿為銜勒車服圭組為桎梏若乃
况已而弗之顧者盖欲不凋不琢以全其天也今攷存
亡于詩書稽得失于六藝酌是非于禮樂虞情欲于刑
辟擇利害于机穿慮吉凶于銜石徵善惡遠嫌疑于桎
梏由是奔尺寸走絲毫如蟻之集腥羶蛾之投燭火或
突梯或鴟夷或如脂或如韋或睢之或盱之入則廣廈
而居出則列駟而馳所至則舍者避席煬者避灶而弗

恐弗慎弗聞弗見無味之天至是盖不一鑿而止矣夫
儻與忽一鑿而混沌死今既鑿之又鑿之不一鑿之雖
欲不亡得乎此其所以名庵吾不知其所本客曰子以
詩書六藝鑿子之天猶華子以魯儒生之治其志疾乃
更操戈而逐之也使詩書六藝而可逐也則子又將操
戈以從其後矣雖然庵也者古之所謂遺虛今之所謂
逆旅也人皆可以托宿而去豈子之所得私哉故愚如
顏子淵魯如曾子參拙如周茂叔亦未嘗不以禮樂為

序六藝為戶詩書為府刑辟為輔也若夫處富貴而不
事突梯踐爵祿而不務鴟夷乘車被服而不睚不眦執
玉紆組而不脂不韋固未嘗不蟬而蛻不鴻而飛此不
夷不惠楊子雲之謂可否之間其殆庶幾也耶由是而
觀則子之天鑿耶未嘗鑿耶亡耶未嘗亡耶夫置是庵
于可否之間昔舍者避席煬者避灶今則與子爭席矣
則未始鑿未始亡也子以為不知所本豈欺也哉豈欺
也哉或曰菴在具區松江之間去魯數千里而與泰伯

仲雍所遊荆蠻之地相近主者朱姓或曰陶朱公之後
也客則韋羗山人夷白子也是歲上章困敦閏月甲子
記

松泉亭後記

初周君德新之居淮西也日與搢紳子弟讀書鼓琴于
松泉之間自以為天下之樂無以加于此及出遊四方
而金夷錢唐武夷天台皆以山水之勝名天下慮無不
窮深極幽以肆其所歷而松泉所見亦已廣矣然未嘗

不解鞍徘徊傳策踟躕終日不能去也已而擢官省垣
從事机幄朝夕所與將相公卿上下以周旋者皆軍國
生民之務也自是率居無寧歲出無常所然松泉之勝
則未嘗不往來于懷故所至輒以命亭御史孟侯既為
文以記之矣間又謂余曰不可以無言也昔人有隱于
逍遙谷者天子問以所須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夫既
已隱矣而所須猶有待于松泉豈松泉固隱者之所
私乎德新在淮西時以所居松泉不足以盡大觀故去

而游于天下山水之邦以極其勝今已出而仕矣其所
待以適其適者宜若與隱者異所須矣然所寓亦以松
泉名亭而人或弗論也余則為之解曰茂松清泉世之
所賤軒裳圭組人之所貴昔天子問隱者以所須蓋欲
以所貴易所賤也而隱者不屑焉今德新既已有其所
貴而猶不忘其所賤雖所處與隱者異須而所樂與隱
者同趣此惟游于物之外者為能然也方今天下多故
淮西最先被兵而松泉之亭得無已鞠為榛莽狐兔之

墟不手而向之所謂山水之勝如金陵武陵夷天台者
又舉自有風烟之異雖欲如曩時窮深極幽以肆其所
歷不可復得而東南都會莫盛于錢塘然山川人民僅
存于百戰之餘者蓋亦憔悴無聊久矣此德新所以不
得以其胸中所素抱負者自寓于軒裳圭組之外而其
入則贊廟謨出則參机畫鞠躬夙夜弗遑寢食者其志
蓋將左右公卿將相披荆棘刻榛莽逐狐兔而殲之天
其或者復使斯民有所休息則山水之勝庶幾復可以

解鞍停策窮其深而極其幽然後脫軒裳解圭組還之
朝廷乞身歸老而茂松清泉隱者不可得私也嗚呼天
下之樂復有加于此者乎然非游于物之外者不能知
也故余申其說為後記書之亭中以伺且以釋或者之
弗喻云至正二十年六月乙巳記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九終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

記

重修三皇廟記

自國都至于郡邑前代所崇祀者社稷孔子而已其祀
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建祠立師一倣儒學設祭用春
秋之仲月而以醫者主之則國朝之制也平江為東
南甲郡廟之初創頽不足以稱神明之居大德辛丑郡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侯岳烈始即吳縣故址廓而大之至順辛未郡推官李
君德貞至正丁亥郡守蕭君義更相繕葺而廟與學遂
為他郡之冠至正戊戌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吳陵周侯仁時守吳郡吏蕭民勸稱為良牧而尤以興
學報本為務先醫學教授郡人林君以義奉以周旋將事
惟謹凡祭祀之品物師徒之廩稍與夫金帛之出納周
侯責成乎其小林君克任于其下而銖黍之積絲寸之
累幸粗有贏則有認之然固所以興其廢而補其敝由

丁亥至今蕭李二君之所經營塗墍中之而為殿堂旁
之而為兩廡為先賢祠為齋舍為庖湏前之而為三門
為靈星之門為宮墻為井其覆者腐柱者蠹而斃者亦
疏以缺矣由其修其大不遺乎其細治其內必務乎其
外其為役也靈星之門為最鉅門舊以木為之今則易
之以石閱韋肅嚴人用改觀而神明之居至是而益稱
矣元工于二十年庚子四月戊午告成于八月庚申事
既就竣學之人相與伐石來徵文以為記昔者孔子刪

書斷自唐虞以下及繫周易則歷序庖犧神農黃帝而
大史公所紀三皇氏見于史記與今之所祀者不同然
自書契以來所謂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復有
盛于繫辭之所稱者乎國家損益百王修崇祀典而醫
家者流因得奉牲幣築盛造豆百物之儀與郡邑守令
駭奔升降薦獻庙庭如博士諸生之事先聖宣師者始
于國都達于天下而周侯職長承宣林君事出醫教能
以其力之所及為其所得為而人存政舉足以延續前

猷風勵來哲若此是皆有可書者用不辭而為之記俾
歸而刻之石

杭州路重修仁和縣記

杭屬縣附郭者二仁和與錢塘也仁和在吳越時為錢
江縣宋興國初始時易今名縣故在餘杭門之內紹興
間縣令孫廷直嘗徙治招賢坊其遷麓大府之南左偏
而與錢塘縣四隅錄事司並為東西序則 國朝大德
間也至元仍紀元之五年己卯縣達魯花赤密兒可馬

嘗因其舊而繕完之距今蓋二十餘年矣上棟下宇內
垣外墉繕挽彫剝凜乎其將壓而卒未有剔其蝨而支
其傾者至正二十年庚子提管吳陵謝侯節修舉庶政
務以先後為次第環視列廡所宜振而新之者殆莫斯
為甚爰命度材鳩工而赤魯花赤北庭伯嘉訥侯躋之
同知提管府事卻勝祖治中劉君克忠因力而贊之中
為治事之堂旁為兩廊右為架閣庫前為譙門屋以間
計者二十有三其增葺則退食之堂在廳之後幕賓之

舍居堂之左屋以間計者九傳階為闌楯周于外者為
之墉以丈計者一百五十有奇椅榻之具四器之需與
凡所宜有者莫不畢備是役也經始于閏月丙寅告成
于九月庚申工以日計者一百一十有五用錢以緡計
者若干董其事者主簿王欽謁文以為記者縣達魯花
赤長安尹高搏也杭為東南會府省憲百執事實溢焉
承平以來職守令而司民社者非無器望才能之選也
然往々殫精于簿書駁奔于期會攘臂于鞠躬于賦歛

獄訟糾紛之末而弊之為靡歲月以俟踐更者相踵也
由是視公宇不翅如傳舍尚遑慮其危且壓哉乃今公
不重費民不勤民勞而植挽扶蹇剔蝨而支傾者頗有
待于賓章旁午之際蓋往者之所忽來者之所戒政之
善訓也侯既不以傳舍視官府矣居其居而職其職者
第毋以踐更玩吏民則仁和其庶幾乎書以畀之俾刻
諸石以俟後之葺者尚有攷云

松雲巢記

松可巢乎曰有上古未有宮室民居櫓巢之上則松可
巢也雲可巢乎曰有昔李白樂廬山五老之勝嘗賦詩
曰吾將此地巢雲松則松與雲皆可巢也夫巢乎未有
宮室之時則有巢氏之民皆是矣後世既易之以宮室
而其人復有巢者乎堯之世有巢父焉堯之野無遺賢
彼父者安得而巢乎蓋上有堯為之君下有舜禹皋為
之臣父之賢列之百執事亦八元八愷之倫也矧其時
已治其民已安如父者非不得已而後巢者也以堯之

世為可巢而巢焉此其所以為善也若白者又惡乎而
巢耶尚論其世則白去父遠矣夷考其人則亦百世之
士也使白者百執事之間則黼黻人文弼論帝載雖未
能致其君于唐虞然傳之後世亦豈易以淺近窺哉惟
其一遇時君遂擯不用于是與賀知章司馬子微之屬汗漫
于江湖道遥乎八極以其得已非得已蓋可知矣然五
老松雲一經品題千載之下膾炙人口是以世之瓌偉
卓犖閑曠而不羈者每誦其詩若見其人雖或跡顯勢

崇而蟬蛻污濁之心未嘗不與造物者游于有巢氏之
始就余所知而言如高侯元善敷歷樞省其跡顯矣名
利動猷其勢崇矣然室居委巷而不以為隘地逼郭鄙
而不以為陋且構亭鑿池環植花竹自題曰松雲之巢
每退自休沐輒彈琴咏詩徜徉乎其中而禽魚下上雲
霞出沒不越戶庭而城市山林翛然自得侯將窹附于
李白歛則率百執事之賢日游廊廟之上其出處與白
異矣將自托于巢父之流歛則飲食起居未或一日而

去宮室也然則巢惡乎而在蓋侯之巢不松而高不雲
而深不上古而安不五老而勝而亦未始不偃仰于松
雲道遙于古而超然于五老也蓋居廟廊之崇而志在
林壑處宮室之奧而情寄物表故以侯為附李白者固
失之矣以侯為托巢父者亦未為得也余將杖策以從
侯于不夷不惠之間侯其許之乎侯應曰諾因書以為
記侯燕人也今為淮南行中書左右司郎中余則韋老
山人陳基也

六柳庄記

昔者陶靖節既已不屑為縣令浩然賦歸與造物者游
于羲皇之上矣其視世之軒裳圭組声色子女與夫宮
室狗馬之奉不啻如腥羶穢腐蟬蛻而去之惟恐其或
染已也然而猶以五老自號彼五柳者亦何與乎靖節
重輕哉近世徐節孝以至行高天下所居有二柳因自
比靖節而流風餘韻至今不衰樵李沈君遠鄉起家儒
林踐駁臺省由丞相掾再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執

法行中書為理官其出處與靖節異矣所居有六柳遂以名其廬曰六柳庄其于靖節亦豈聞其風而興起者乎達鄉由布衣拔猷畝靖節以世曾樹風烈節孝以至行立師道皆人所難能者達鄉為親而仕且三十寒暑矣其識量高明論議倜儻蓋古之遺直也今以三尺為己任出入廟堂爭論曲直面拆是非務必當而後已其為事蓋亦人所不易者而處之如公輸引繩動中程度然則琅蕭然一室无左琴右書間與賓友舉杯賦咏上

下古今而言不及世事于是六柳者亦將與二柳相望于五柳間由是而觀雖予其同而畧其異可也且靖節百世之士也世不得而用之節孝獨行之士也世莫得而遺焉達鄉用世之士也顧所用何如耳古今人不必同不必不同要其歸卒無不同者君子亦同其心而已矣達鄉殆所謂善學柳下惠者非耶或曰節孝之柳少于靖節者三達鄉之柳多于靖節者一其不同較然矣而子獨以為同何也嗟乎柳豈以多少為哉顧所以相

望于柳之外者非或人所知也達卿曰善遂記之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一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一

記

退思堂記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會稽蔡君彦文由諸生起憲漕歷郡漕史辟掾行中書
擢江浙行樞密府為都事而至以材諳賢勞著尔盖三
十餘寒暑矣今年踰六十絰儒緯律師古不少懈敏事
力行未嘗擇利害及退而思則又未嘗不拊躬自訟者

其自刻勤焉概如此嘗讀書至晉士貞子所稱苜蓿林父
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因嘆曰此春秋之賢大
夫所以為社稷之衛者乎吾雖無能為役嘗受教于君
子矣乃自題其藏修游息之處曰退思齋以余每有一
日之雅俾由其說而記之夫士之為士也孰有大乎事
君者乎其所思也孰有先于君之事乎思者何思所以
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君好賢吾思進之惟恐其老不先
也君好佞吾思遠之惟恐其或後也君惡諫吾思犯之

惟恐其或隱也君喜諛吾思去之惟恐其或弗亟也充
此類也亦可謂盡忠矣于是退而思曰吾所進果明且
哲乎吾所遠果便且巧乎吾所犯果直道而所去果變
白為黑易是為非者乎吾補過也類此其殆庶幾矣又
退而思曰吾者難于君者欲其盡君道也吾者盡其道
乎君有關吾思盡其忠矣吾有缺將孰盡乎吾師古人
焉耳此彥文之於林父所以善師古也善師古者無他
亦拊躬自訟而已然余聞之賢不肖異思彼思招人之

過以為直利口捷給以便辨從更比同視喜怒為毀譽
以為智此所謂小忠大忠之賊也林父疾之如仇讐賤
之如禽犢惡之如鬼蜮如虺蝎者也彥文之所以勉其
在此而慎其在彼朝焉而兢夕焉而惕閔焉不遑啟
處者蓋將奉以周旋盡忠 社稷師古之力也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々止書以為記非徒以私彥文也亦將以
自勗云尔至正二十年五月甲子記

志學齋記

士之志學猶農夫之志于畊焉易其田疇修其疆畔先
之以耒耜申之以耨耨而耨之以錢鏹時其農祥晨正
以樹藝之凡庶州惡莠非其種與夫百騰之為苗孽者
耘耔之棘刺之勿使滋且息焉然後穀之庭者碩堅者
好而蒸嘗薦饗衣食之源不匱詩云曾孫不怒農夫克
敏其矣學之有類乎畊也古之聖人無不學堯學乎尹
壽舜學乎務成跗文王學乎師尚父武王學乎郭叔孔
子之學無常師然要其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唐

虞以降聖人有其德無其位言為而為天下法者其惟
孔子乎故士弗學則已學則必學孔子為學孔子者無
他亦農夫之師后稷而已故曰積耨耕為農夫積禮義
為君子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由十五志學以
積之彼學奕秋之為數者亦必專心致志而得焉今吾
等為孔子之徒誦孔子之言豈訓詁而已哉文詞而已
哉博聞強記夸多聞靡而已哉由洒掃應對積而至于

正心修身始以成已終以成物此孔子之所以詒謀後
世者也傳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
必明雖柔必強其美學之有類乎畊也行中書椽古滕
卜君師顏以志學名矣雖鞠躬 王事戮力戎行而藏
焉修焉游焉息焉之志未嘗不閔焉如農夫之望歲
師顏之志亦尚矣夫人情為田禮以耕之義以種之講
學以耨之而異端百家之說為我庶州惡莠百勝者又
耘籽之株刺之惴惴焉惟恐其滋且息焉歲云秋矣庭

者實矣堅者好矣孔子之所謂立之此者也所謂不惑不惑此者也知天命知此者也耳順之此者也從心所欲從此者也始無扞格不勝之憂卒免過時難成之患近不汨沒于功利遠不躡等于空虛窮則遯世而悶達則化民而成俗此學之所積如衣食之源生之而不匱甚矣學之有類于耕也師顏于此奉以周旋蓋將積之以化民成俗者也書以貽之以勸同志勿謂以舍己之田耘人之田哉

卧雲軒記

行中書右丞吳陵王公即居第東偏築室若干椽壘石為小山引水為池沼藥畦花徑紆迴委折朝光暮景與雲日爭變化間與所知角巾咲傲引商酣道咏歌夷猶浩然有敬履軒裳蟬蛻富貴之意嘗自誦曰世無赤松子則范少伯張子房何如人也因自題其室曰卧雲軒黃鶴山人最善画凡卉木烟霞山光水色可以狀夫軒之勝者慮無不由盡其致士大夫因相與傳玩之且曰

王公今之人傑也曩在畎畝已有憂天下之心今以內
聖外王之學尊主范民之道出入將相為時宗臣蓋布
衣之極矣于是丘一壑以卧雲自高不亦善乎又曰
夫雲隨時而隱見因人而卷舒者也故在秦山則觸石
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于天下在赤松則御之以
上下為雨師以事神農在少伯子房則乘之以從勾踐
高祖談王霸為萬乘師由神農至今不知綿歷幾千百
載矣黃帝時嘗以紀官保童氏嘗以占歲漢世祖氏嘗

以命其奉公所處則少伯之位所行則子房之道所掌
則黃帝氏之官所致以為豐穰則保童氏之歲所策勛
以固不朽則世祖氏之臺也由是而觀赤松不可及矣
然為雨師以福四海是未嘗志乎斯世也少伯子房宜
無所可吝矣然三致千金之產是貨殖之流公之所不
屑為者也若夫閉門辟穀似無意于世間之閑事矣然
卒以計定太子安劉氏此社稷之臣公之所忻慕之
者也彼南陽東山之徒識者不以其堅卧為高而以其

復起為賢九原可作公其與之乎吾聞之古之君子動不違乎時靜不外乎物故散之則弥綸覆六合雲之跡也歛之則消液入無形雲之心也跡可画也心不可画也而况可言乎雖然始為記之以待忘言者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四月乙巳記

深雪軒記

浮圖師金上人主嘉禾之天寧寺作室于方丈而惡之因名曰深雪軒或者議焉曰深雪云者唐詩人之語也

上人游戲翰墨簸弄萬物以陶寫其性雪其于詩人所謂前村深雪者幹春和于歲寒違天機于言表蓋必默有以會于其心者矣非復惡其室之謂也又曰上人禪者也禪之祖有待立少林而積雪至膝者上人宴坐斯軒澄觀物初豈欲神而明之而與其祖者相忘于無色無聲無垢之天乎或又曰詩人之所謂託乎物者也禪者之所立外乎物者也今上人之名軒其託物乎則上人外物久矣其外物乎則所謂默會于前村相忘于少林者

有未易以淺近窺也由是觀之雪一而已而有詩人禪
者之意上人合以名其軒蓋非得已也而或者議焉又
豈得已乎噫以不得已之言議不得已之名之可議也
而非名者意在言表無色無聲無垢不可得而議也然
則議其可名者而其不可名者他日更詳議之可乎上
人曰唯之因為記或者之言書之軒中以向上人字西
白吳郡人為之記者夷白居士臨海陳基也至正三十
三年四月既望記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二

臨海 陳基 著

題跋

金華 戴良 編

跋陳汝賓先生書其弟汝泉詩後

余年二十許時識四明陳先生汝泉翁之時年已五十
餘矣越二十有七年從其嗣子樞獲觀翁兄教授君所
書翁十八歲時侍其先公秘監府君中秋飲酒所賦五
言三韵七篇蓋翁以學問文章世其家業而老蒼峻潔

之氣見于少年如此夫以秘監公為之父教授君為之
兄詩章翰墨輝映于玉昆金友間而故家文獻隱然未
泯于此蓋亦有可徵者矣嗚呼爾今不可復作而嗣子
經伯仲又能以家學為己任引之弗替君子之澤其未
艾乎至正二十年九月甲子臨海陳其識

跋李伯時追璠圖

蘓長公謂有唐之盛文至于韓愈詩至于杜甫書至于
顏真卿画至于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識者以為知

言宋三百年文章大手筆如歐陽公諸君子不待言矣
至于書画名品好李伯時輩蓋亦極天下之能者今觀
蔡君彦文所藏追璠圖人馬態度極唐人以來審騎之
妙宜其為世所寶玩也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申于跋

跋蘭亭序

蘭亭序定武舊刻承平時亦不多見此本故內翰王公以
為趙公聞閭家故物由趙公至今不知更幾变故矣况
趙公之前又所不論耶世傳墨室所在若有神物呵護

之然亦不可以其為迂而不信也蘭亭序既殉葬昭陵
天下遂以定武本為法書之宗此本雖字畫差肥然書
家者流觀其位置猶可溯源求流而永和之遺風餘韻
隱然可見未可以群議紛々而遽有所優劣也

別峯講師所藏蕪文忠公帖跋

蕪長公文章氣節為天下萬世所宗雖尋常往復尺素
中而忠君愛國之心未嘗不憊々也別峰上人游乎方
之外視公遺墨不啻法空亦可尚也

跋蕪文忠公自書前赤壁賦

余偶過東武山與宝林師語已覺精神蕭散又出蕪長
公自書前赤壁賦對山展玩無異汎舟從公于秋江之
上心目之狀此亦一時之奇遇也

跋饒泰政草書後

余嘗怪古人評書而草獨以聖名夫書而至于聖亦精
矣然夷攷其人皆有超世絕俗之才不得盡用于世故
于是為發之昔韓文公論書至與堯舜禹湯治天下並

稱有以哉臨川饒公介之與商器識卓然為士大夫翹
楚而其嚮用于世蓋所謂執鸞鳥舉而風追之者也書特
其餘事耳然近來所書尤瓌詭逸郡可喜公豈亦以書
擅當世哉然視其勢殆不至于聖不止也

書朱雲傳後

漢成帝以舉天下聽大將軍王鳳而內罷趙氏史稱其
容受直言豈以其不殺朱雲而云尔乎然劉輔以諫立
趙后論為鬼薪王章奏王鳳不忠而抵極刑朱雲獨以

廷辱張禹而得不死蓋趙氏內嬖也王鳳外戚也張禹
師傅之師傅視內嬖外戚其情孰親孰疎則三人之得
罪從可知矣嘗劉輔之繫秘獄也帝之怒豈幸慶忌等
所能解哉然輔所以得減死一等者徒以立趙氏非元
后意尔及遣定陶共王歸國宣鳳以計推遠之王章不
忍以帝兄弟之親而為鳳所間乃上奏皆切中鳳罪上
亦一時感悟然定陶王之勢不如鳳加以太后一不食
雖百王章鳳無憂矣此鳳之所以偃然居位而章不免

于僂也朱雲見劉輔王章皆以言坐罪張禹以帝師傅
與鳳並領尚書略無幾微匡救意乃發憤上書願賜上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其言斥禹不及鳳而
所謂臣得從罷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
又何以感動上心故幸慶忌一叩頭雖攀折殿楹有所
不問然則所言親者罪重疎者罪輕向使雲一片斥鳳
則斬馬之劍反以加雲雖欲居鄩由乘牛車從諸生不
可得而謂成帝容受直言可乎嗚呼成帝在位直臣亦

不為少然自劉輔得罪而嗣子不立王章冤死而權移
外家雖有不易折檻以旌直臣之言亦善而不能
用惡而不能去漢欲不亡得乎當是時朱雲不以諫顯
名平陵一匹夫耳雲既以諫顯則華陰守丞嘉雖以薦
雲坐罪亦無憾吁若雲者亦誠忠匹丈夫也哉

書趙真公墨梅後

有故宋趙真公墨梅石刻在中吳扁丘山寺此乃監本
郡西夏六十公子約所藏本以為珍玩者也余嘗觀其

新英靜秀有異公少年機警之風其盤根錯節似其金
人戰高顯而橫斜勁拔之勢又似率衆突騎應策奮擊
金人呼聲撼山谷之時其寒梢拔特有直而不撓之意
彷彿論李全必叛義形于色而請兵討賊以安社稷之
氣雖有骨脊不能奪也至于風霜搖落之餘而貞色凜
然氣凌群木又儼若筋力既老而魏國之志不衰嗚呼
壯哉公之大節如此亦可謂社稷之臣矣宋自端平以
來捍禦淮蜀兩邊非其材能賓客即其偏裨將校當時

倚之如長城有以夫惜其兩參政府而不得安于朝廷
一命右相而不得定手百揆而雄大夏僅一見之武功
是猶梅之不得盡其和羹之用而櫛梨橘柚之屬反得
効其滋味于俎豆間此豪傑之士所以不能無遺憾也
公在淳祐間上疏論天下事莫先用人人莫先牧養
牧養莫先寬厚今監郡公以寬厚之政治吳之人特之
如金城湯池使其居 朝廷贊百揆際真公所不得之
時行今日所欲行之志等而上之則于公乎何有且真

公之声名不待函而傳監郡公之玩賞不待梅而勝然
觀其函而思其人因其意而知其志則斯卷也豈可少
哉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三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三

碑

精忠廟碑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自古將相功臣身任社稷安危而存沒始終之際凜然
有君子風百世之下至以其墳廟廢興觀時政之得失
如故宋太師忠武岳鄂王者豈非以其人死而不朽而
人心天理固自不可泯哉初王之沒也蓋二十有一年

孝宗嗣位寔始以禮葬王父子于杭錢塘縣西湖之北
山王之孫制帥府尚書珂相繼請于朝賜功德寺曰褒
忠衍福且勅祠墓創賜額曰精忠尋置田若干畝蕪之
崑山以奉齋嘗戊辰四世孫運幹通復置吳興田
若干畝命增甲乙主之運去物改寺廟尋廢大德辛丑
子孫之在江州義興者相與哀材率力繕葺復完久之
疏屬有為浮圖氏者書前并前人所封殖而歲時所特
以追養原本者至是復委地矣泰定改元寺主僧可觀

獨以祠事不復為已夏朝夕扶杖公鄉士庶聞蓋十
有三年為至元仍紀元之六年庚辰郡經歷李全初嘉
其義募郡人力而新之亦既勤只至正十九年己亥十
二月妖寇犯杭先是行省左丞相達實帖木兒公與太
尉吳陵 張公某以兵屬本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
樞密事張公士德鎮杭由冬及春寇百方攻城不利乃
縱兵四掠燒民廬發塚墓三月辛丑大戰數合是夕寇
潰斬首數千級生擒者以萬計寇平吳陵公命即故址

作新廟經始于 月 日 落成于 月 日 中
為正寢凝土為王像而配享者子則宋忠州防禦使繼
忠侯雲將則宋閬州觀察使文烈張憲而下各就序前
列廟門東西為兩廡後為燕寢則祀王父母洎夫人餘
四子武畧即雷中大夫霖朝奉即震修武即靈女與諸
孫咸在焉闕邊覲嚴視前有加而安僧之盧侯賓之館
昔之所嘗有者今無不備仍命僧甲乙守之而蕪湖之
田則俾郡守謝節量其出納著成規刻之碑陰毋令擅

有侵耗焉甫竣事平章公率僚佐致祭庙庭且曰世以
鄂王功名位望與張魏公後等並為中興名將至論文
武仁智用兵如神慨然以恢復之功自任忠義之言流
出肺腑則諸葛武侯以來不多見也當其長驅中原轉
戰千里此其心豈忍斯須忘君父之辱哉使天而克遂
其志則祖豫州不足多道而秦檜乃忍使其自壞萬里
長城如劉宋之殺檀道濟于是兩宮魂魄卒後晉懷愍
于地下而神州宗社鞠為丘墟此誰之罪歟我 國家

恩覃異代于王父子以至部將既已疏封列爵光貴泉
壤而太史氏又論次其行事列而為傳矣獨其忠貫日
月勳重丘山始終大節事關世風在祭法所當尸而祝
社而稷之者蓋闕如也乃上疏 朝廷請與山川群望
歷代賢聖忠烈之在祀典者並著令甲所以昭往烈勸
方來禮也公俾書廟廢異歲月于石其不敢辭乃作詩
併刻之俟祭歌以侑爵其詞曰 昔宋中葉國步危宗
廟失守九鼎移兩宮蒙塵四海悲王獨自擔扶起之河

清華坊徒手支長驅中原屢塞旗敵氣已奪走且疲誰
執恥雪復精畿忠孝要與靈胥期說臣居忠肆用欺勳
業垂成俄復隨長城自壞大厦欹耿々忠誠天地知西
湖之曲北山隱鬼神護此南拱枝爰立新廟倚翠微子
祔而食將校隨白蘋為羞雜江蘼吳田有稷牲膾肥擊
鼓考石嗟黍羞王乘雪車駕文螭左右列俎黍兩儀麾
叱豐隆命兩師福澤下土年穀滋鈞天無諛究厥施永
配群望歆無違

墓誌銘

陳隱君誌銘

隱君諱謙字子平姓陳氏吳人也甫兒時即知事父母三十始受室後色養退則率諸生講說周孔孟荀壹是以修身事親為務年逾五十父母尚無恙父疾草思鯁隱君進鯁惟謹父沒遂終身不食鯁事兄訓甚恭訓字師敬為吏不務苟同在西浙醴臺時嘗粥所乘馬書函器物屬錢所知贏什一自給所知死妻操錢子母歸

師敬師敬謝曰生享其利死餒其孤此市道吾弗為乃悉以錢與之及役滿徒步歸吳下則妻其隱君曰吾兄能若是復何憂乃苦力周旋惟兄所欲為人謂師敬為廉吏隱君實有以左右之京口孫子翼與君為忘年交貧有女不能嫁隱君許助之後十餘年孫病革隱君曰吾死欲見孫君地下即持肯走京口為畢嫁事初隱君事林處士寬授隱君以業試有司隱君後就試屬吏卒搜檢懷挾者待士甚無狀因嘆曰道喪至此尚可以

徵俸得失為哉歸即并舉子業屏除四好潛心六藝旁
隨百家而卒守之以與嘗從兄北客楊潤南寓杭累數
歲不與人事接獨日從搢紳高世之士揚鶴議論為文
章馳騁古今尤善詞賦詭麗春容机鋒越世故內翰蜀
郡虞公金華黃公今晉寧張公與諸老之在朝者交口
論薦隱君宜在朝廷與鳴太平之盛隱君辭謝乃止行
省承制署師敬由掾吏升照磨佐分省軍事于常之無
錫間謁告歸里第會郡事賊語妻曰吾分必死矣謂隱

君汝無官守宜自為計隱君曰兄在吾何所之有頃兵
突至迫師敬隱君以身翼蔽之兵怒斥引出隱見復求
入見師敬已殪即匍匐伏屍哭甚哀遂并遇害師敬妻
王氏與老奴王乙亦自經死且日門人范文網訪其隣
知隱君兄弟皆死狀因泣求屍所得之篠橋下水中猶
兄弟相倚立故入成元章白其事幕府為具棺斂且求
其子詔屬陳氏于時隱君年六十七矣文網奉二君柩
葬吳縣天平山先隴側至正二月丙申癸亥也隱君娶

顧氏恪修婦道先卒生子一詒女二長適范伯嵩次適
阮文通隱君所著述甚富兵後散亡獨所著周易解詁
及古今雜詩二十四首得之灰燼中不燬越七年詒奉
文網狀來請誌銘其喪曰隱君兄弟存時之人為之語
曰陳氏之子一儒一吏孝弟友弟今不幸俱遇兵死豈
善不足恃哉且人孰不死而人獨哀隱君者哀其義不
苟生死不求幸而免也嗚呼隱君之志亦烈矣乃論次
其言行為銘之曰其學也匪穀其集也擇木載翔載伏

而巢以義復孰仁其節猗德不孤我作銘詞以敦薄夫
不亦悲夫

素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德昌字子潤姓素氏其先汴人宋初以進士起
家曰仲賢仲賢之後有提點京西刑獄者于處士為六
世祖建炎間南渡江居吳今長洲之蛟龍浦有東素素有
西素以其所居別之東素有靜春先生博學好著書家
居不干祿宣處士之諸父處士則所謂西素者也曾大

父諱邁大父諱義父諱英發處士身長七尺狀貌其偉
天性醇厚讀書務明大義後觀前史如古今理亂人物
賢愚逢時治平雅志肥遯世居沃壤深病流俗侈靡之
習嘗曰吾家本儒業賴祖宗餘澤有屋可以蔽風雨薄
田可以供伏臘遺書可以訓子孫淳樸鄉里偃仰卒歲
亦云足矣獨念先大父好施予今力雖不及幸歲無水
旱蝗騰公上之須粗畢追養之禮不缺子弟之教不廢
尚能節飲食為親朋一日之歡每歲時花月斗酒相勞

雖無兼珍之供雞黍菽水亦足以娛親屬有不能自振
者周之無吝色嘉日良辰則輿所知放舟湖山間訪前
代名賢故迹逍遙自得自曠世尚友之意嘗誦仲長統
樂志論而嘆曰人生行樂耳縱富貴何為哉至正六年
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五以九年 月日葬吳縣胥臺鄉
穹隆山職塢之原娶朱氏子男三人曰禮曰信曰良女
二人適葛大裕朱珍孫男五人稷穉穰稚种孫女三人
仲子信好學而尚文處士既葬之明年信奉靖江李衍

之狀來乞銘南渡以來故家如袁氏者固不少然求其
處身修德苟可以及其親屬朋友者掇口體之奉為之
恐後用此終其身如處士者不可多得蓋將以是貽其
子孫也夫嗚呼是宜銘之曰維逢也時有藎弗施維藏
也固有蔚斯樹維銘也弗忘有後斯永慶

姪天騏壙銘

天騏陳氏子年十九其父伯淳至杭見其族伯父基時
同來者叔侄九人留而不去者五人天騏最少而知務

學問△于伯淳同高祖而天騏之祖諱此為人信厚以
言行重州里天騏兄弟 人天騏嫡且長其未杭也基
延師俾習舉子業未幾基寓吳門屬天騏受詩于會稽
趙本初俄得軟脚疾卧不能行醫者趨以德診之此痿
痺少年得老疾雖多投藥無益宜取菴州九蒸暴為
丸服之藥未成而疾甚使還急名醫治之百方不能痊竟
死即寓舍買棺斂之值時用兵又暑酷甚用是不免于
火函骨寄慈濟僧舍尋葬杭北山丘武穆王墓傍若干

步死以至正一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葬以明年月
日銘曰芝蘭斯植霜露委之璞玉其美伊孰燬之生非
不淑命有短修墓近忠烈庶亦無尤嗚呼哀哉

墓表

秦君墓表

淮南秦君沒墓崑山惠安鄉南岡之原門人私謚曰孝
友先生監察御史張君士監題其墓曰孝友先生之墓
君諱玉字德卿其先鹽城人四世祖統制府君慶扈宋

南渡因家崇明東沙曾大父棟大父梁游太學為上舍
生父庚咸淳末試通州第一入國朝徙居崑山之太倉
遂隱不仕君八歲孤即知家世本末既長浸淫經史百
氏獨不喜為舉子業家居講授二十年事母兄盡子弟
道母碩氏終未葬比卒哭里中遺火逼君盧君伏柩踊
絕火為自滅族有侵其田者君弗與較且與之券道捨
遺金亟訪還其主僕間執盜之窟布帛者君縱之使去
于是皆稱君為長者所論著有詩集例太學中庸標說

雜錄漫稿若干卷州部使者察君卓行將疏上褒旌論
薦之君意不屑也至正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家年五
十有三配顏氏子男二人曰約有文學曰璧先卒女二
人長適公次先卒秦氏自統制府君而降皆能世其學
君雖晦弗售然卒以孝友為鄉先生亦無憾矣余雖不
及識君辱與其子約游約泣謂余曰先君子之墓未有
表之者欲表先德莫子為宜遂為之書以告其後人云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三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四

傳

湯婆傳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湯婆者臨賀人也其先姓錫氏世傳當殷時嘗媵有莘
氏與伊尹為姐同事湯因更以湯為氏周成王時太公
立九府圜法其族有配金父之長男為適婦者嘗得異
術于上清童子夫婦俱衣五銖服以通于神明最為世

所貴後漢有錫光者蓋其苗裔也子孫生處桂陽山谷
間往々出而効用于世日煨月煉大小方員惟人意所
欲以故皆器使之獨龍溪之其業者不問貴賤至今猶姓
湯或曰上世以湯泉郡為其湯沐邑故以地為氏然不
可攷婆銀色而鉛質蟠腹縮頂體肥白如匏性淡泊不
嗜黍稷五味每初寒獨好餘熱水飲畢即屏氣默々擁
被就床蓆鯨寡老人見其温煖嘗言遠喜親近之最善
煦嫗人足々抵之盎然如春故又號之曰脚婆云日日

開啄倒腹傾所有為人傾寫洞見肺腑無隱惟不喜近
年少人雅有度量絕口不言人過歲且憂行夫人擅罷
輒虛心退避廢處靜室無幾微不快意或有扣之者婆
曰吾誓與人共歲寒彼以涼德側媚一時縱得幸如晚
節何卒不與之較其不忤有容類如此 贊曰湯氏之
先昉見于殷周之際尚矣婆重中和之氣凜已事人能
視時為進退世能炎涼不少動其心殆所謂厚施不食
其報者非耶其視鴟夷徒用區々酒德見稱于揚子雲

氏有間矣

周處士傳

周處士名允成字允升吳人也元貞初從其父游武林寓公毛宣慰素軒見而器重之延為子師其嘗讀法家書慨然有用世志以夙病足不浪干行遂游湛里閑晚復好佛老氏之言日與鄉社耆年者老游人因以靜樂處士稱之吳中子弟以律學授指西者皆傳以古義其或舞智為深文視利乾沒不顧是非陷人于不測者則必痛

絕之雅重然諾為人謀必忠最善揚人之善不善亦不肯苛容鄉人有為不韙者必相戒曰慎勿使用周處士知也諸有爭訟曲直就處士質之必極陳利害以諭之往乙有感悟者故其居雖湫隘戶外之履恒滿焉處士早孤家素貧常所往來者有所饋遺必視義而後道授獨喜濟人之急顧已力不逮則以告鄉之好義者然未始有一毫私已事于人其用是益多之咸相謂曰周處士無儋石之儲而有高世之行奉母氏八十餘而終無間

言其孝也事寡嫂三十餘年禮也送兄姊妹若干喪義也撫兄子弟子如己子慈也今年愈高家愈貧身後之責獨不在五嘗爭乃爭以錢買地長洲預營壽藏處士聞之顧謂子婿曰諸君子以吾為贅世翁耶生且不知吾之有戒死又遑恤其他然葉已辱諸君子高義乃以勝日持酒共飲其上嘯歌竟日人又咸服其達云 贊曰太史公云法家嚴而少恩周處士法家者流顧凜有長者風士固有墨名而儒行者其處士之謂歟

史孝子傳

史孝子者名懋祖字時可鄞人也宋丞相忠定越王諱興府新昌縣主簿諱賀之孫主簿生五子而懋祖則其次子公麟之子也公麟娶越餘姚趙氏久無子因禱焉已而有娠生懋祖甫三歲而趙氏卒未幾父亦卒祖庶母莫氏與兩叔公燾公秀及懋祖二妹獨存初主簿有田八十畝為錢唐浮屠所侵主簿與公麟相繼訴官不

能直家用益落至莫氏復携公燾公秀與懋祖二妹訴江浙行中書益窘不能歸乃棄懋祖及二妹于人懋祖再轉為時貴家奴方髻釋即能知其家世而痛其孤窮少長服勤所事惟謹歲往來朔漠備嘗勞苦時貴亦用是善遇之每獨思其親輒嗚咽泣下至夜率淚漬其枕如是者十有七年時貴以罪斥懋祖因得放還江南莫氏洎公燾公秀尚無恙家徒四壁勢不能存懋祖盡鬻衣裳竭力事養二妹亦悉訪知其所歸父骨寄僧舍幾

四十年至是始買地營葬泣血如初喪莫氏俄傷足病卧床蓐晝夜呻吟不絕聲懋祖扶持醫療數月乃瘳尋又仆于火體燬潰者殆半復侍療如初踰半載始瘥莫氏因歎欷感嘆且曰吾愧弗能撫若幼時庸詎知垂老顧得若力乎懋祖聞之孝敬愈篤懋祖竊念賴祖父之靈復見鄉里親戚而所恃以奉蒸嘗者惟田尔田不復祖父之志未伸也乃奮力與浮屠爭于官史氏素畏憚浮屠之勢無敢助懋祖者幸摠管范公察其實志斷還

之懋祖得田即以班諸弟其有失身為浮屠氏者命
反初服擇良家子女配之公意燾公秀莫氏卒獨身任
其責喪祭各盡禮閨門雍睦子亦克肖云 贊曰至元
年間金華人俞器之年十六被兵擄至北方公卿大夫
哀其儒家子及長用薦者得官越十有九年歸為諸暨
州判官至家則親戚無在者內翰黃公為布衣時實為
之傳史懋祖以忠定越王之後筑一孤穉轉為人奴其
困窮隱忍有甚于器之者雖不能得官然得事其祖庶

母二妹買地葬父以孝子稱嗟乎陵谷變遷世家子孫
困踣流落者何限其能生還故里振復先業如懋祖者
蓋求十于一于千百也君子曰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吾於
史懋祖俞器之益信

沈母傳

沈母姓徐氏名淋清字貞子世為湖州武康下渚里人
至元間父昌徙城之迎春里生貞子少長躬織紵組綉
以事父母父母鍾愛之許納同郡烏程沈氏子文名為

壻未幾母嬰疾貞子竊聞有言婚者即詣父泣曰不幸
母病為^大人憂如不可諱因極之痛也且婚姻不備貞
女不行彼世俗鄙薄苟然而已者尚忍為之乎及母沒
號慟幾絕既免喪乃成婚踰年父遘疾貞子方產亟起
視醫膳藥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月餘父竟不起哀慕
殞絕日就羸薦猶哭不輟聲姑嘗有疾別服肉食之乃
瘡夫喪明朝夕竭力治療不能瘳乃自綜理其家事夫
教子內外無間言子明遠服母訓受業鄉先生所從游

皆瓌璋之士遇明遠必請拜其母貞子不計家業必款
待俾盡歡明遠為學蔚然以文藝稱人謂沈氏有子云
論曰昔晉汝南李氏從兄父請事貴族為門戶計其後
以子周顛等貴克成其志今貞子于母病之際毅然自
持者徒以禮自閑耳非欲為門戶計也然卒教其子以
儒為業庸知興沈氏者非貞子乎

樂間處士傳

樂間處士吳人也姓陸氏蓋唐甫里先生之後恂：寡

言平居不見喜怒少年時與其兄俱讀法家書見其言
慘刻少仁因太息曰士不富貴則安貧賤可也何乃從
事刀筆更游乎且汲文巧詆以陷人不測吾不忍為也
遂去與兄居里巷間絕口不談爵祿以樂閒自稱畝居
市廛謂其妻子曰吾家有耒耜經甫里先生所以貽子
孫者畚鍤蓐刺固吾事也吾將躬畊笠澤往來江湖復
散人故事吾之志畢矣即束書載家具竟往不反聞著
鹿皮冠衣褐衣從畸人逸士扁舟夷猶脩然有世外風

或謂處士曰天職覆地職載日月職晝夜人居兩間朝
作夕息幼學壯行斯職也彼以名器不可多取則假道
于仁托宿于義以游于逍遙之墟食于苒簡之田斯不
有其職者也仁義固先王之蘧廬乎處士以閒為樂其
逍遙之徒也耶抑苒簡之流耶處士曰吾朝作夕休無
異衆人吾學不敢後吾仕則有命焉吾仰天之覆俯則
地之載吾晝夜則日月之明吾仁則願求之義則願由
之吾所不苟取者名器而已尔閒者吾之所有吾安其

有而樂之其職也道遠苟簡非吾所敢知夷白子聞之
曰隱者也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四

夷白齋稿卷之三十五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祭文

祭故平章榮祿張公文

烏乎謂天無為而生公耶則公之器量超乎等夷謂天
有為而生公耶則公之志業不宜遽止于斯夫力足以
任天下之重而明足以燭事理之微奇謀足以坐制千

里之敵而英畧足以立決兩陣之機謙讓足以延攬四方之後而威武足以雄驅百勝之師恩信足以得三軍之死力而仁勇足以拯萬姓之顛危而天不假年痛罹此極使千尋之木弗能扶大厦之傾萬斛之舟弗克濟蒼生之溺此天道之所以不可必而君子之所以長吁而太息鸞鳳豈不祥于泉鏡麒麟豈不仁于虎狼蛟龍豈不神于蜚螳良莠豈足侔于稊梁今妖鳥得以賊祥禽醜孽得以辱仁類蠕動得以制介族之長惡艸得

以為佳禾之害豈天未戢亂而仁者不必壽耶抑民之無祿而淪胥以死者不必救耶何公之不幸一至于此而天之蒼三竟孰尸其咎耶然公能以貴下賤而不能屈身以從賊能以仁伐不仁而不能臨難而辱國能厲聲罵賊而不能與之俱生能視死如歸而不能食不義之食蓋公之生也民有父母國有股肱公之死也豪傑失倚賴君子失依憑獨忠肝義膽通神明而貫金石英聲盛烈掀天地而震雷霆上可以爭光于日月下可以

垂休于汗青此所謂沒而不朽者在公可以無憾矣然
復讎之義不舉則終天之恨不平四郊之寇壘不除則
九泉之目不瞑某等之所以尤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
者以首見招于麾下繼辱薦于朝廷義雖均于僚佐思
難忘于死生既不能漆身吞炭報知于國士又不能奮
椎操七劾死于賊庭惟鞠躬盡瘁恪勤于王事夙興夜
寐勉強以力行臨風一奠蓋上為軍國慟而下以哭吾
黨之情

祭韓勅廉使文

嗚乎哀哉公止斯耶豈天惡正直神好詭隨耶謹言無
避者恒不利于世而秉心忠亮者不必期願耶將蒼
不足問而吉凶禍福初莫知其所以耶公之剛腸疾惡
得于天者獨厚及以言得罪戾于人者又何其顛且危
耶如使正色以立朝明目而張胆則英風偉烈夫豈補
其缺而拾其遺耶及權倖誤國是非乃明而天不假年
果孰嗇其施耶豈塞之匪躬者道不昌之不汚者數

必奇耶凡有識之士莫不聞風而扼腕况某也辱知于
公又特殊于等夷耶托交二十餘年契闊三千餘里始
終疏邈如一朝夕豈非生同年學同業而道同師耶持
節南來庶幾相見以慰離索又豈非以一葦可抗在浙
水之東西耶豈期一疾不起遽罹此極而終天永訣孰
謂魂氣無所不之耶夫忠義足以正風紀氣節足以厲
廉隅此所謂沒而不朽者將百世以為期耶顧親老子
幼而琴亡人逝質之天道則仁者有後固不可得而欺

耶某也義當匍匐撫棺就次以哭知己之私念竊忝王
官駸奔戎旅所不能自致者死者豈必無知耶銜哀致
誠往申一奠夫子痛哉孰使泣之漣沔耶尚饗

七
味
吳
好
吳
好

夷白齋彙拾遺

故徐君益達壙銘

吳人徐君益達諱元震世居常熟之虞山考諱敬益陽知州妣虞氏封東海郡君初益陽府君之官於朝也君以俊人游成均為博士弟子員精敏瑋琦最為府君所鍾愛故徽州路儒學教授甫里陸公德元時客京師見而竒之元統初府君出知明之昌國州需次里中君以佳子弟出入府君左右進止不凡教授公見而喜焉曰

此子真千里駒也吾屬意久矣遂納以為壻陸氏家素淳儉教授公尤慎重務以詩書承家既君贊事教授公如事府君克意承順委曲備至且以時節省府君子昌國尋丁郡君之喪哀毀盡禮居久之教授公捐館君獨以身任遺孤之責保抱扶持俾娶且有子而陸氏之業因賴以弗墜人謂教授公有後君之力也及府君以疾終益陽君扶柩踈葬常熟之先隴親用送者雲集凡葬祭者百需視禮所得為而哀禮兼盡君泚儻有卓識雅

重然諾樂赴人之急遇事立決幾警絕人而以仁厚將
之雖委身閭里不屑仕進而英風駭望偉然于播紳公
卿間與人交不以疏數為厚薄臨財不苟惟義之所在
方復營別業於松江笠澤之上聚書教子歲時伏臘幸
粗有餘將與所知優游卒歲俄一疾不起遂以至正十
五年七月七日卒于家得年四十有七妻名仲端有婦
德子男二人長曰緬湜毅好學次曰勗幼而克肖女一
人適同郡曹宮越七日丁酉緬奉柩葬于吳縣靈岩鄉

陳灣東橫山之原烏乎君托人之孤周人之急刻身謹
行終始無怍而天不假年壽不稱德此君子所以哭之
之慟也臨海陳基辱知君特厚義當銘其壙銘曰
維益達父世吳人有才弗施善其身托人遺孤力千鈞
之死無怍勒貞珉有引勿替在後昆

祭韓勣廉使文

夷白齋稿合四百五十四篇通奉大夫內史臨海陳先生所著良既訪之先生盡得其稿而編次之以為三十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楊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于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艷又靡然于當時至唐之世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

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于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
戕賊復浸淫于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媿
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
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侷于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
伸學者又習于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
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頽散于
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文運隨時而高下際可見已我
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

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曆以來擅名于海內
惟蜀郡虞公豫童搢公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方是時
祖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而戴白之老
童兒幼稚相與鼓舞于里巷之間晏然無以異于漢唐
宋之盛時故一時作者率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鴻
休其摘詞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儒而學問則優
游于周之末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搢柳黃而
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起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

莆田陳公之後邁則有得于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
有得于揭公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長
者郁之彬之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立幟詞壇自
餘數公常想見其丰采習聞其聲欬邈然其不可接者
久矣于是淪沒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先生黃公
之高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溯長江游吳中久之自吳逾
淮泝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
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見其文

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豈惟黃公
蓋自虞揭而下數公亦皆得而師友之故其為文雍容
紆徐如冠冕珮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操縱又如風雲
虵鳥按行于陣伍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前之數公如
出一律也後由京師還吳中居無何哉

吳王聞其學即以樞府都事起于家不數年間遂以屢
遷而長其省幕其後調太尉府參軍由參軍陞內史迹
愈顯而文愈工

國家之制作及四方之求之者皆隨手應之蓋沛乎其無窮矣夫自周衰以來至于今幾二千載其閱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多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于古者惟漢唐宋及我

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々可稱述者又常不過數人焉何才之不數出而人之難得若是哉于此有人焉能以卓々可稱者自期待又幸遭逢于時而得大肆其作世其可不為之貴重之歟良于先生之文讀

之累月曾莫有所去取于其間雖片言半幅咸取而錄之者所以明先生于一字之微皆可為斯世之貴重也先生為人溫良慈惠其從政寬易愛人與人交于恩義最篤雖遇減獲亦未嘗疾言遽色平居蓋雍々如也若先生非所謂有德有言者耶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予序先生之文而併其大要可紀者如此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齋乃其自號也故以題其稿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朔旦同門生金華戴

良書



